

第一章

【細說從頭——制服的起源】

CHAPTER · 1



老一輩講古一般都是從「古早古早以前」開始。幸好，說到學生的服裝不需如此，畢竟臺灣學生制服的出現距今不過百年光陰，我們只需從日本統治臺灣開始說起……在，先看看兩則新聞報導。

臺南女中近兩千學生集體「脫褲」抗議

〔記者黃文鎧、林曉雲、陳怡靜／綜合報導〕為爭取「制服發聲權」，臺南女中全校同學在十五日上演「脫褲抗議」活動！當天升旗典禮時，事先以簡訊串聯的兩千多位同學，有八成在操場上集體脫

下長褲，改以預先穿在長褲內的短褲亮相，整個過程雖然只有短短幾分鐘，但同學們「團結一致」的行為，讓師長大吃一驚。（中略）。同學們在上星期私下串聯，分別透過發簡訊、架設「南女短褲幫」官方網站傳遞訊息，在三月十五日升旗時，先依照規定穿著長袖衣褲的冬季制服出席，升旗結束校長準備致詞時，突然一起脫下長褲，露出預先穿在裡面的短褲。——《自由時報》二〇一〇年三月十八日，第一版

東吳制服日 另類聯誼日

〔記者謝銘鮮／臺北報導〕大學生每天跑堂上課，人際關係較高中疏離，東吳大學今天舉辦全校制服日，號召各系大一、大二學生穿回高中制服，校園裡「百花齊放」，制服日更成另類聯誼日，不相識學生透過制服「認親」，頓時拉近不少距離。——《東吳制服日另類聯誼日》，《聯合晚報》，二〇〇八年十月十四日，第A8版

這兩則關於學生制服的新聞報導，前者敘述高中女生對於過於嚴密的制服規定而產生的反彈，後者反映的卻是學生進入沒有制服的大

學後，對於制服的回味與依戀，兩者呈現出一種極端有趣的反差現象。我們的疑問是，為何大部分高中學生避之唯恐不及的學生制服，在大多數沒有制服的大學生心目中，卻如此再三回味不已呢？

或許這個問題沒有正確答案，但可以確信的是，學生制服是所有人求學生涯共同擁有的歷史記憶。例如在中研院出版的《藍敏先生訪問紀錄》中，日治屏東藍家望族後代藍敏女士，曾回憶日治時期就讀臺北第一高女時的制服經驗，字裡行間充滿著眷戀。

我們夏、冬均著百褶裙。冬天為深藍色制服，有三條線，戴呢帽，穿皮鞋；夏天裙子較薄，白色上衣，白帽、黑鞋……出校門之後也不能穿便服，必須穿一高女的制服，因為大家都以身為一高女的學生為榮。

相較於過去對於學生制服嚴格的規定，由於時代的變化、社會的進步，制服的解放因此成為可能，現今學生在衣著上和過往相比有著極大的自由和自主。然而，制服究竟從何時開始成為學生求學經驗的共同回憶呢？或許有人猜出臺灣學生制服始於日治時期。學生制服最早出現在日本統治臺灣之時，距今也有百年光陰。然而，經過一個世紀，學生制服究竟經歷了哪些改變呢？這些改變又是什麼因素驅使呢？欲明瞭其中的變化，是個有趣的歷史探索，現在讓我們一同乘坐時光機，一探學生制服的演變軌跡。

一 制服的意義

制服厲行的目的是在養成學生的自

制心且期望學生活動得更加敏捷。

——《日日小筆》，《臺灣日日新報》，一九一八年九月二十八日，第八版

為什麼學生會有制服？學生穿著制服代表什麼樣的意義呢？

「制服」英文為 Uniform，教育部辭典的解釋是「規定一定樣式的服裝」，日文是せいふく，意思是「規定的衣服」。日本學者佐藤秀夫認為制服是「特定身分、階級、職業、團體的成員，為了限制其言行舉止，有義務穿著一定的服裝，此服裝具有被規定或被統制的意涵」。

因此，所謂的制服是所屬特定集團穿著一定樣式和顏色的衣服，不僅如此，連穿著的方式、穿著的時機乃至穿著時的感覺都有要求。軍人穿著相同的衣服稱為軍服，警察穿著相同的服裝則為警察制服，

而學生制服即是學生穿著規定的衣服。

由於穿著規定的服裝，因此制服可以被視做一種標誌，代表著穿著者的身分象徵，明白顯示自己和別人的差異，也可讓社會予以分辨。

另外，制服也具有消除身分差別的功能，也就是個體穿著制服時，已不再屬於單一的「個我」，而是成為在社會規則中，代表特定身分、地位、階級的「群我」。

例如，警察的制服在社會規則中代表的是公權力；軍服在社會的意義是愛國、服從；至於學生穿著制服，則必須符合社會大眾對於學生應有言行舉止的形象，因此學生制服不再只是單純的外觀美麗與否，更重要的是其背後所代表的意義。

於是，在日治時期一九一九年三月十一日，臺灣最大的報紙《臺灣日日新報》對於學生制服曾有這樣

的表述「學校學生的制服主要在使學生在坐立或從事活動時較為方便，同時對於學校的形象、學生的自尊心及自重心均有所助益」。

二 洋服・制服與日本

臺灣的學生制服源於日本統治之後，採行西洋服的樣式，在此有必要了解一下洋服與學生制服傳入日本的概況與經過。

● 洋服的傳入 ●

所謂的洋服是從西洋服而來，也就是從西方國家而來的服裝，與日本故有的「和服」相較，兩種服裝具有截然不同的歷史，是在不同的風土、環境、氣候、人情中孕育出來的。

日本最初接觸到洋服，是十六世

之間彼此對於服裝競逐的弊病。」

——《學習院百年史》

國強兵」與「文明開化」為三大目標，藉由急速的西方化，提升日本的國力以因應變局。在「文明開化」方面，其用語為福澤諭吉²（現今一萬日圓紙鈔上的人像）自英語的「civilization」翻譯而來，而後成為流行用語，指的是包含：食、衣、住等各生活面向的西洋化，而洋服即成為在衣著領域開化、文明的進步象徵。

日本政府的「明治維新」政策，在衣著方面意圖推行洋服。事實上，早在幕末時，就曾以軍服為始導入洋服了；進入明治維新後，對日本人而言極為陌生的洋服，最初在公部門出現，而後這股洋服化的風潮逐漸從軍人擴及到郵差、官吏、警察、鐵路員工甚至學校學生。

● 學生服裝 ●

「若服裝沒有一定，則會產生學生

的起原。

色近似於深藍色、藏青色與深紫色），這就是日本學校制服的起原。

紀由葡萄牙人傳入，然而對於習慣穿著和服、具有強烈武士自尊心的日本人而言，是難以接受的，而後隨著德川幕府的鎖國政策，日本進入了鎖國時代。

直到一八五三年、史稱的「黑船事件」，培理（Perry）¹率領美國艦隊東來日本，才終結長久以來日本的鎖國政策。迫於外國船堅砲利的強大軍事力而不得不重回世界舞臺的日本，體認到西洋式軍備的急迫性，在採用西洋式軍備的同時，也引進了軍服，並連帶促使洋服傳入日本。

隨著黑船事件的發生，日本德川幕府的鎖國政策崩解，西方強國勢力接二連三進入日本。在西方帝國主義的侵略下，日本面臨被殖民地化的危險，為了因應此危急存亡的局勢，而有了「明治維新」的倡議。

明治維新以「殖產興業」、「富

隨著明治維新改革的進展，日本制服的起源以軍服為嚆矢，並在一八七〇年代左右擴及至各行政機關，包含：郵差、官吏、警察、鐵路員工甚至學生，都全面換成洋服，而日本學生的制服概念，實際上是從軍服而來，強烈地具有適用男性的傾向。

一八七一年，日本海軍兵學校及陸軍士官學校就以統一化的軍服為服裝，而制定今日所稱「制服」的學校，首先從少數中等以上的男學校開始，例如：學習院（日本私立貴族學校，大多數的皇族均就讀於此）在一八七九年，制定了海軍士官型的制服，夏季是白色，冬季是紺色（顏

一八八二年，日本政府規定以洋服為官立學校的學生制服，而後各學校陸續以洋服做為學生制服。例如：一八八六年時的帝國大學、高等師範學校、第一高等中學校等。文部省（等同教育部）甚至在同年的訓令第四號，藉由師範學校男學生的學費支給要點，規定全面採用洋裝制服，這點也與往後，臺灣的國語學校透過公費支付、規定學生穿著制服的作法如出一轍。

在日本，以洋服做為學生制服漸被各校採用，背後的一個重要因素是歐化政策下兵式體操³的導入。森有禮⁴擔任文部大臣（文部省的最高首長，等同教育部部長）時，大力提倡兵式體操。當兵式體操做為學生的必修課題時，顯然地，學生原有的和服裝扮並不合適。

因為軍式訓練需有軍式服裝，因此，自一八八六年起，便模仿陸軍

的戰鬥服，以高等師範學校為開端，制定了制服、帽子與鞋子，而「黑色、立領、金釦」也成為男子學生制服的常見型態。起初，這套服裝稱為「演習服」，主要在軍事訓練、行軍旅行時穿用，之後則擴及至一般授課時間也要穿著。

以「黑色」做為制服的主要色調，不僅為學校學生的慣例，包含：警察、官吏等的制服也大多是黑色色調，這是由於文明開化時期導入的物品是鐵製的巨大文明利器，諸如：汽車、火車、馬車；至於禮服、皮鞋、禮帽等也都是黑色色調所致。因此，黑色可說是文明權力的象徵色調。

不同於男學生在一八八〇年代後，漸以洋服為其學生制服，且確立後就極少改變，女學生的服裝卻歷經了相當複雜的變化。

明治維新後的日本，洋服被認為

是做為男性的一種象徵，而在公領域的場合日益普遍，然而，在當時受家父長制、儒教傳統影響的日本社會中，日本女性被認為應具有貞順、靜淑、溫和的「女性形象」，和服這種活動受限的服裝，恰巧適當地詮釋了這種「女性形象」。因而當時，社會上的日本女性普遍仍穿著傳統的和服。

一八七二年，日本首間正規女學校——東京女學校正式成立。設校之初，女學生該穿什麼樣的服裝就成為議論不休的話題。文部省認為，傳統的女性和服並不合適，因而提出以「洋服」做為女學生的服裝，然而卻未得到同意，之後再提：以「羽織」及「袴」，做為女學生的服裝，但也以「穿著羽織與袴會使男女之別並不明確」的理由遭到駁回。經過一番波折後，最後才定調以「男袴」做為女學生的服裝。

然而在一八七五年，東京女子師範學校的開學典禮上，當女學生上半身穿著女用和服，下半身卻穿著官方配發的紺色男袴，並踏著草鞋出現時，這種滑稽的組合令出席開學典禮的日本皇后也不禁笑了出來，事後也遭受到外界的猛烈撻伐，甚至認為，女學生的這種怪異裝扮是一種國恥。

由於遭到了以男性為勢力為主的社會反彈，認為破壞日本社會的傳統女性觀。因此不到幾年，學校便禁止了男袴，並讓女學生改穿回女性傳統的和服。一八八三年，文部省正式下令，禁止女老師及女學生穿著男袴和皮鞋。

明治維新前，日本遭到西方帝國主義列強的入侵，被迫簽定不平等條約，而隨著明治維新的開展，日本除了藉著西化提升國力外，也企圖與列強展開廢除與修訂不平等條

約的交涉。於此背景之下，為了向歐美各國展現日本與西方具有相同的生活水準，以利不平等條約的交涉，進而爭取國家主權。一八八三年，日本政府所費不貲，在東京建造了名為「鹿鳴館」的建築物，做為當時上流社會人士的社交場合。此鹿鳴館的落成，被認為是日本歐化主義的展現，這個時期因而也被稱為「鹿鳴館時期」。

鹿鳴館時期，許多外交官員與上流人士，男性著正式西服，女性著洋式禮服，在鹿鳴館內翩翩起舞，慢慢地，象徵文明開化的西洋衣著，在日本新政府的大力推動下，漸漸滲透當時的日本社會。

影響所及，東京女子師範學校女學生的服裝，在一八八五年也由女性和服換成洋裝（*dress*），而與皇族關係密切的華族女學校在

一八八七年，也制定了洋式的制服。女學生的洋式服裝，隨著國粹主義的興起及鹿鳴館的結束，短短幾年內又復歸和服，穿著名為「行燈袴」的女袴。一八九〇年，華族女學校開始改穿女袴，東京女子師範學校也隨即跟進，因此，在一八九七年左右，女袴普及全國各地，形成一股「海老茶式部」（指類似暗褐色、茶紅色的海老茶色）的風貌。



上 穿著男袴的高等師範學校女子部的學生。

下 1885 年以後，換穿洋裝 Bustle 的高等師範學校女子部的學生。圖片來源：谷田闕次、小池三枝《日本服飾史》。

但無論從健康、經濟、學生活動等面向來看，女袴在本質上都存在著許多缺點。因此，社會上也開始出現改良的呼聲，但改良後的服裝卻仍無法與洋服相提並論。再加上一九二〇年代後，運動風氣的興盛——洋服因讓身體在運動時顯得較為輕便，並提升運動的樂趣等諸多原因，讓女學生的服裝有了洋服化的必要。

因此，從一九二三年關東大地震的契機到一九三〇年代為止，日本全國各地的高等女學校都陸續制定了洋式制服，原為改良服的上衣被水手服（第三章將詳加說明）取代，改良女袴則修正為裙子。到了一九三〇年代中葉，女學生大多已穿著水手服為主的洋式制服。

三 清代的學生模樣

臺灣成為日本的版圖之前，為大清帝國轄下的領土。在說明日本統治下，臺灣學生制服的歷程以前，我們首先一窺清朝時期的學生模樣。

●臺灣漢人的服裝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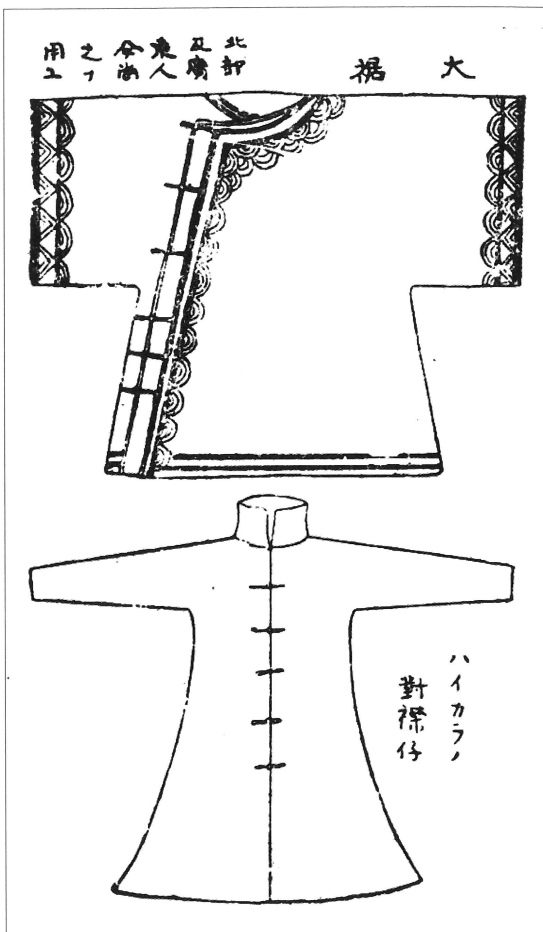
傳統臺灣社會的人口組成，除了最初即居住在島上的原住民之外，多來自大陸的閩、粵兩省，其生活習慣與風俗自然也承襲了大陸華南地區的文化。因此，清代臺灣住民的服裝樣式大致類似閩粵兩省，但隨著時代變遷而稍有變化。服裝樣式主要為便服與禮服兩大類，並依男、女之別而有所不同。

便服即「通常服」，也就是平常

穿著的服裝。男子便服分成上、下兩部分，上半身為「衫」，下半身為「褲」。這種稱為「臺灣衫」的上衣，主要有兩種：其中一種是「大袍衫」，鈕釦在旁邊；另一種「對襟衫」，鈕釦排則在正中央。褲子則類似西式長褲，但較為寬鬆，便於活動，且不在腰部使用鈕釦或皮帶，而以一條細繩繫在腰部，一般稱作「水褲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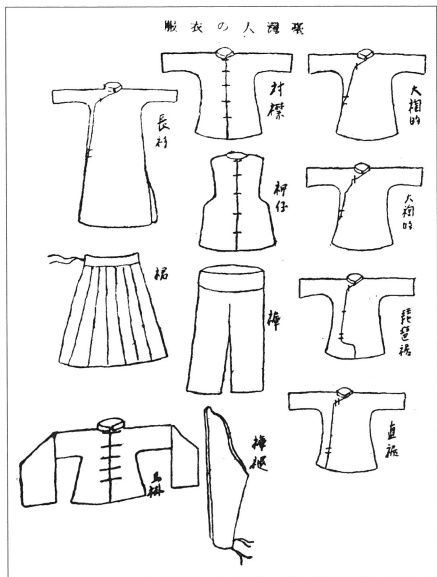
在女子便服方面，除了上衣和男子便服相同、使用大袍衫之外，另外還有琵琶裾、直裾等樣式，這些多為大袍衫的改良與變形。其雖與男用的便服相同，但在裁縫、裝飾、質料、色彩上仍有所差別。女子下半身同於男子，都穿著褲子，由於差別並不那麼大，因此若使用同一布料製作，往往男、女生可以通用。

禮服不同於便服，主要因應婚喪喜慶等特別的節日而穿著。男用禮



右 臺灣漢人傳統便服的上衣形式，從鈕釦的位置來看，可分為兩種：上圖為「大袍衫」，下圖為「對襟衫」。圖片來源：片岡巖，《臺灣風俗誌》。

下 臺灣漢人的衣服型態，包含：上衣、褲子、裙子、長衫及長褂等。圖片來源：東方孝義，《臺灣習俗》。



服的上衣形式類似一般便服，但長度長達腳跟，稱為「長衫」，並在外頭套上「長褂」；下半身最裡面穿著襯褲，外有長褲，並在最外面綁上類似綁腿的「褲腿」，然後將褲腳結束起以方便行走，最後戴上瓜皮帽、穿上便鞋，如此便為男用的正式禮服。女用禮服通常是在便服中選出品質最佳者做為禮服，下半身則穿著百褶裙。

● 清代的教養與學生服裝 ●

清朝統治下的臺灣教育依循大陸，以傳統的儒學教育為中心思想，士為四民之首，讀書目的在於應試科舉，以求入仕為官，進而光宗耀祖。清代的文教機關分成官學與鄉學。官學顧名思義為官方所辦，鄉學則為民間興設。官學有府儒學、縣儒學、書院及義學（或稱為義塾）四種；鄉學則有社學及民學（通稱書房或私塾）；上述教育機關設置的最終目的是參加科舉考試。

在課程內容方面，學生的研讀與學習以科舉應試的內容為主，包含：《四書》、《五經》、《三字經》、《百家姓》、《千字文》、《左傳》等中國古代的經典。

在上課型態方面，以當時臺灣社會最普遍的書房為例，由富紳獨力或街坊集資聘請老師開課。開課地點除了特定地點之外，也有在教師

的家中進行。教師收取一定的束脩（學費），並實施個別化的教育。

至於學生們的上課情形則如下：一大早，學生進到書房裡，先複習前一天學習的內容。接著，學生們站在老師前面，逐一背誦前一日的功課給老師聆聽，老師趁此機會標明當日回家作業。然後，學生們各自練習寫字，老師則從旁隨機指導，直到中午才結束。

中午休息一、兩個小時後，下午開始學習新進度。老師會先教讀漢文並講解內容，學生則邊學邊複誦，等到多數學生熟記無誤後，老師才會繼續往下教，若當日已達進度，則會讓學生繼續練習寫字，直到夕陽西下，才結束一天的學習。

從清朝學生們的上課情形來看，其與今日的學校可謂有著天壤之別。這是因為，他們的學習全為應付日後的科舉考試之故，因此教育

對象主要以男性為主，鮮少看到女性。即使有一、二名女性參與其中，也僅限富紳之女，她們的目的是學習簡易的識字能力。畢竟在中國傳統的「男尊女卑」觀念之下，女性只要能涵養婦德，扮演好賢妻良母的角色即可。

除了傳統書房的教育之外，清代末期也有所謂的新式教育機構，即西方宗教創辦的教會學校，包括：牛津學堂（今臺灣神學院）、長老教會中學（今私立長榮中學）等。這些教會成立的新式學校，和傳統的教育機構差異極大，較接近現代學校的型態。

書房教育既然著重科舉考試，對學生的服裝自然也不會多加要求。學生們並沒有所謂的「制服」，而是各自穿著傳統的中式服裝，如：大袍衫或對襟衫，下半身則穿著俗稱的「開底褲」（臀部開有一個洞口，以方便上廁所的褲子），並打赤腳上學。

